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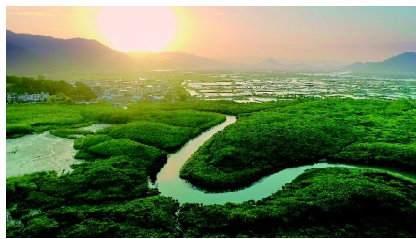
# 红树林：金秋迁徙季 候鸟如期至

云霄县漳江出海口的红树林像一张巨大的绿毯，树梢随着海风摇曳，起伏伏宛若波浪。涨潮退潮间，小蟹攒动，鸟儿翱翔，野趣盎然。金秋时节，红树林又将迎来可爱的候鸟们。反嘴鹬、黑翅长脚鹬、斑嘴鸭、绿翅鸭等几十种候鸟混居于此，补充能量准备南迁，原本静谧的红树林又热闹了起来。

正值退潮前夕，滩涂还未暴露，鸟儿们只能先到附近的养殖池塘、农田地里寻找小鱼小蟹、蛭苗等食物解解馋。这些林间的天使们或是翩翩起舞、或是单脚站立、或是低头觅食，姿态各异，惹人注目。

福建漳江口红树林保护区鸟类监测人员吴秋城告诉我们，候鸟是聪明的，哪里有食物，哪里就有前来探路的“小分队”带领同伴前来觅食。目前当地有记录的鸟类大概有一百来种，每年冬候鸟的数量都有七八千头左右，加上一些本地留鸟，总数可达两万头以上。

此外，在候鸟迁徙期间，通过加大宣传、巡护力度，确保前来“打卡”的候鸟们顺利迁徙。近年来，三叶鱼藤、互花米草等外来入侵生物迅速繁殖，为了避免这些“植物杀手”大肆蔓延，威胁红树林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，当地投入了数百万元资金，引入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科研团队协力攻关。如今，有害藤本植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消退着，保护区的环境日益优化，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丰富，前来“补给”的候鸟们也越来越多，漳江口红树林成了实实在在的“候鸟补给站”。



(图/刘亮真)

## 云霄记忆

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。窗外传来了阵阵的鞭炮声。不经意间想起了52年前，我随父母下放，举家来到云霄和平农场河溪作业区，度过的第一个春节。

那是1970年的除夕之夜，我们一家人在一间不足20平米的屋子里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围着一只大木盆，上面放着一块擀面条用的面板，就当我们的饭桌了，就这样算围炉了。过年的菜还很丰盛的，值得回味的是当地农民送来的糍，还有凤梨，一大串香蕉，真的很好吃呀。

似乎还记得，初一大早我们都换上了新衣服，尤其是我们两家下放干

### 学说云霄话

我打小生长在福州，住在机关大院里，只会说普通话。自打到了云霄和平农场，所接触的同学朋友，都不习惯说国语，就连上课，老师也是双语教学，我还真听不懂。为了能好好上课，更为了能有小朋友和我玩，我下决心学云霄话。

想起那段学方言还有点搞笑。记得我和农场作业区的小朋友上山割草时，我们都是偷砍几根甘蔗带着。我刚进甘蔗地，只听外面放风的孩子说：狼来了啦。吓得我都快哭了，腿也软了。还好有人说了，不是狼来了是人来了。在我虚心请教下，用了半年时间，我学会了云霄话，一直沿用到现在。也可以说是半个云霄人了。

### 第一次逛县城

1970年冬天，我随父母举家搬迁和平农场河溪作业区居住已有一年光景了。我家住的那是个小山坡，只有三户人家。一家是农场的技术员，另一家是妈妈的同事。我除了在农中上学，课余时间上山割草，搂些树叶给家里外，业余生活十分乏味。心里很想去逛商店，仅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，也要在奶奶的准许下，一个月去一次农场商店。买点油盐酱醋，买点我喜欢吃的花生糖——隔壁响。我和隔壁家的下放干部子女，整天缠着大人，要进趟县城。

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冬日。一大早，我们两家下放干部的家属们，脚穿解放鞋，身挎军用品，徒步两个多小时，进了县城。一路打听听着，来到最为繁华的经堂口的百货商店。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，真让我有点目不暇接。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文具柜，买了个讲义夹。这在当时来说，是个奢侈品了。奶奶给我扯了块

花布，说是给我做件过年穿的新衣服。百货商店外有棵大树，树下坐着些骑单车载客的，这在当时，也是一个自谋职业的路，车把式的技术高超娴熟，一车能带两三个人。这真让我大开眼界。经堂口那还有个自由市场，有来自“海外”的海鲜品，也有“山内”的土特产，那吆喝声和叫卖声交织成一片。

他们各人头上都带着具有云霄代表性的斗笠，那可是一道最为靓丽的风景线。

中午，我们在时钟台的那家国营饭店吃午饭。吃的云霄的小吃——水饺，还有海蛎煎、肉管、熏肠。奶奶说，她要好好犒劳我这个乡下妮子。酒足饭饱了，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程，我一路拾着树枝（树枝烧饭时很旺的），一路哼着歌，走了两个多小时到家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步行那么远的路，更值得我佩服的是我那缠足的奶奶，走得比我还快。奶奶常说，多动壮壮筋骨。

阔别和平农场51年了。是那块散发着乡土气息的山山水水，让我深深地眷恋着……

(文/王颖萍)



部的家人，不约而同地穿上了清一色的解放鞋，去逛和平农场的商店，那也许就是当年心目中的繁华之处了吧。



云霄一景 李鑫文摄

我女儿小时候很喜欢吃一种名唤“发糍”的云霄糍。下港尾南阳街有一老伯，肩挑竹提篮，一头蒸笼，一头煎盘，沿街叫卖。每当那吆喝声经过门口，我女儿并不叫唤哭闹，只用她乖巧的黑眼珠子盯着阿公，年迈的阿公是个远近闻名的老中医，不管怎么忙，都要停下手中的问诊，颤巍巍地从系着布扣子的土制白色汉装上衣口袋里掏出两毛钱，叫阿东哥去买发糍，然后心满意足地看着小孙女狼吞虎咽，看着那白花花的白糖珠子将小圆脸涂抹成小花猫一样。念幼儿园的女儿是那么惊异地向我描述，那好吃的发糍里面有那么多的小窗子。

如今一晃30多年过去了，阿公早已作古，我们家年年给他做祭，年年作祭的主食里都有发糍。我女儿每次从外地回家，老爸疼爱她，还把她当小姑娘宠着，总特地到西市场上买回热气腾腾的发糍，也如同当年的阿公一样，心满意足地看着她狼吞虎咽。

发糍是云霄人喜爱的食物。四时八节，祭拜天地公、神明、祖先，娶媳嫁女，乔迁之喜，庆丰收演社戏，各项活动都离不开发糍。它甜甜软软口感好，老人孩子皆适宜，它不湿不燥易携带，行船赶路都方便，它大吉大利好彩头，馈赠亲朋情意长。

据了解，在闽粤各地，家家户户喜食发糍，这个风俗习惯源远流长。唐总章二年（公元669年），即一千三百多年前，开漳圣王陈元光建置漳州后，实行屯田，修建水利，兴办书院，通商惠工，将中原灿烂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闽南各地。发糍来自中原，是

## 云霄发糍

陈元光拓土开疆、行军打仗中便于携带的主食，随着漳州的开发和繁荣就这样流传于民间。百姓出于对陈元光将军的衷心拥戴，每次祭拜中都以发糍为主食，以表达敬仰之情。

我的好朋友阿英是制作发糍的行家好手，每逢年关将至，家家户户祭拜都需要发糍，远的不用说，光下坂村每家一桌，又需同时祭拜，预约多得阿英只好婉言推辞。繁忙时，左邻右舍都要来帮忙，家里除了原有的炉灶，还要在院子里临时支上炉子，几十个火蒸笼热气腾腾。

阿英家在云霄旧城“大门楼”第一家，门口是一条青石板铺就的两米来宽的小巷，我先生教训我说，别看小巷不起眼，这可是云霄古城时的“茶马古道”，现存唯一的“正南门”。阿英与她的丈夫都是当年回乡的知青，用当时的话说是“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新农民”，因为知识自然就先知先觉，为了养家糊口就学习做发糍的技术，也许是有文化肯钻研，也许是地灵人杰居家财源好，他们俩几十年做发糍培养了两个本科生，去年更是双喜临门，姐弟俩双双考上公务员，一时传为云霄城里“一门两进士”的佳话。因为发糍是大吉大利的祭拜主食，作发糍的商家也应该是吉祥如意之



家，难怪她家的发糍人人竞相购买。

阿英做的发糍人人爱吃，其中是有缘故的，传统的做法是面粉加红糖，阿英经过比较掺进部分米浆，使得口感更绵软，传统的做法是用红糖，阿英加入了部分的白糖与砂糖，使得发糍的颜色红里透亮更香甜。做发糍的技术在于搅拌、炊蒸、火候，阿英都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，难怪再远的地方都指名要买她的发糍。每一笼新出锅的发糍，阿英都要洗净手，虔诚地撒上红米、芝麻，意喻花好月圆，富贵安康，万事如意。

发糍好吃心情更好。改革开放，太平盛世，人民安居乐业，一路顺，一路发，“发，发，发”，真是老百姓心中最美好的祝愿啊。

(文/陈建峰)